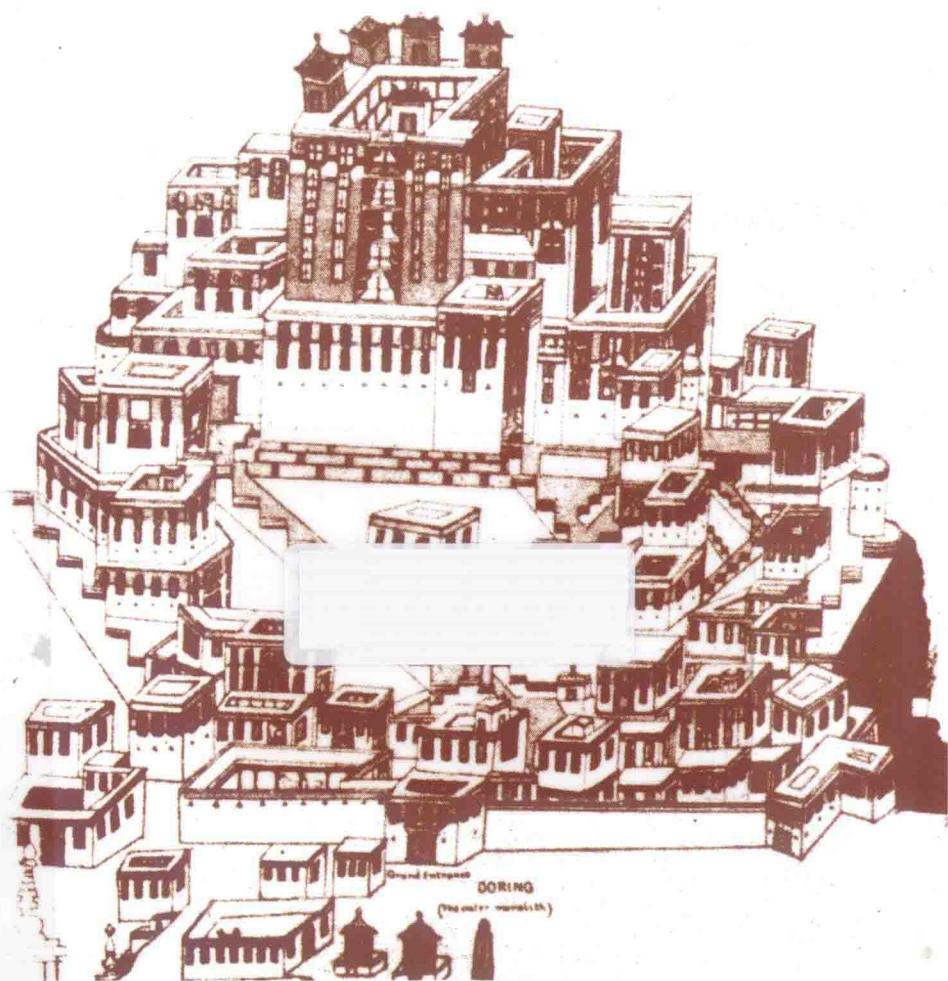


西藏的文明

LA CIVILISATION TIBETAINE

[法] 石泰安 著
耿昇 译
王尧 审订



西藏的文明

LA CIVILISATION TIBETAINE

[法] 石泰安 著
耿昇 译
王尧 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的文明 / (法) 石泰安著; 耿昇译. —2版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1 (2012.2重印)

ISBN 978-7-80253-451-3

I. ①西… II. ①石… ②耿… III. ①文化史—西藏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968号

西藏的文明

作 者 [法]石泰安
译 者 耿昇
审 定 王尧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第2版第2次印刷
开 本 640×965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彩 插 12页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253-451-3/K·290
定 价 38.00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62 年第一版序言

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企图撰写一部有关西藏文明的著作,似乎显得有些过分雄心勃勃了,甚至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西藏的了解还非常肤浅。真正的西藏学研究才刚刚有 100 多年的历史,而且只有少数学者投身于这项事业。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未曾有缘亲自步履西藏,而所搜集到的书本史料又颇为稀少,甚至许多文献常常难以到手。此外,西藏千年来的文明随着日月的流逝当然也有所变迁,它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又表现得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再则,一种文明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文明的特征是由组成它的全部因素所决定的,无论它们属于哪个领域。这就是说在阐述时必须面面俱到,从食物到宗教,从住宅到封建制度,从服饰到节日等等。本文的宗旨并不在于做如此全面的概述。这首先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尤其是因为如若系统地罗列所有的事实,面面俱到地列举各个地区各方面的变化,其结果只会使本书成为一部教科书或某种辞典。这样一来固然是非常适用的,但却会缺乏条理,杂乱无章,干巴巴地罗列,其结果也是十分讨人嫌的。本书的目的更不是意欲在概括前几十部著作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新作,再重复一次从其他名家大作中涉猎到的内容。窃以为,最为实用的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藏文和汉文文献,同时也不要因此而忽略旅行家们已经介绍过的主要事实,尤其是不要无视那些对了解西藏文明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精湛学术著作。本人对内容、资料和事实的选择,都在综述我觉得最为有意义的问题。我的指导思想是希望本书既能满足那些学识渊博,但并非本领域专家的读者们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那些非常关心这一内容的学生们的渴望。

为了做得更好一些,也可能应该按照各个不同时代和地区而分门别类地论述,将来总有一天能出现分别论述各个问题的专著,但现在的条件尚不成熟。现在尚难以想像我们能够各个时代编

制一套完整的资料书目,或者是就某项文明内容沿时代的线索而追述。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既是同时性而又是惯时性的办法,使我们的视线从一个时代游移到另一个时代。而且,如果说这种选择是受我们掌握资料的情况所主宰,我也觉得还必须使人们凭印象而承认,虽然存在着千变万化,但西藏文明仍具有它自己的明显特点和充分的统一性,从而能使人们对它进行全面考虑。我认为非专家的读者们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观点。另外,每当情况允许时,我也要坚持说明西藏人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文明的各个不同方面的。

由于机缘,本人得以请教藏族人洛桑·丹增(Lobsan Tendzin)并按照他的办法来为本书作插图。我认为他所画的插图既寓意深刻又美观悦目。这些图案既是有关各项内容的简单扼要的资料,又可以使人很好地了解西藏的传统风格,我非常愉快地对这种合作表示感谢。正如对所有那些愿意向我提供西藏照片的人表示感谢一样,我同时还要对一些藏族朋友表示谢意,他们所提供的那些未公开刊布过的资料往往会填补我自己知识面的空白。

我长期以来一直对采纳一种适宜的方法来转写藏文的必要性犹豫不决。最理想的办法莫过于逐个字母地转写藏文书写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转写法会使那些不太内行的读者失望,有碍他们记得住这些词汇。同时也不可能为这种拼写法的发音确定一些明确易懂的规则。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便决定对藏文词汇进行简单转写,后者仅基本相当于通常的发音。毋庸置疑,这仅是一种出于万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它与某些地图和报纸中的用法相似,因为后者对一批地名作了通俗化处理。尽管如此,对于法国读者们来说,还需作出一番小小的努力,因为这种转写法中的字母的含义是它们在英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字母的意义。需要牢记的几条规则如下:

e 的发音如同 é 或 è (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 e) 的一种。

u 的发音如 ou (德文或意大利文中的 u) 一样。

ö 和 ü 按照德文读音 (法文中为 eu 和 u)。

j 的发音如同其在英文 Journey 中一样。

ch 的发音如同其在英文 church 中一样。

g 始终读作硬音,甚至在 e 和 i 之前也一样 (甚似在德文中的

发音)。

m 和 n 处在词尾时不发生鼻音化。

ph 是经严重噓音化的 p(而不读 f)。

sh 的发音如法文中的 ch, 或者是如同在英文 shilling 中一样。

zh 如同法文字母 j 在 journal 中的读音一样。

但是, 为了使专家们毫不犹豫地就能识别出其中的藏文, 我在索引中按照本人所采纳的转写法而表列书中出现的所有名词, 并且同藏文的拼写法做了比较。* 同样, 我还在注释中特意为这些读者指出了所参阅的藏文和汉文史料, 在特殊情况下还提到了引用这些史料的近代著作。因此, 非专家的读者就无需再劳神去查阅这些古籍了。至于本人在书中所使用的藏文近代著作, 我没有每次都一一指出, 以避免注释过于冗长, 因而仅限于在《参考书目》中列的一张表。我还利用同一机会向那些希望得到更多史料的读者推荐了一定数量的补充著作。

* 本译著中删去了原文冗长的索引。——译者

1981 年第二版序言

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已有 15 年之久了。在此期间,当时尚未能得到的,甚至是尚不为人所知的大量藏文著作已由西藏人在印度刊布。全世界的学者们都得以请教那些居住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西藏大学问家和其他许多提供资料的藏族人。由于这一事实,西藏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许多名著也频频问世。

现在可能应该撰写另外一部巨作,甚至是许多部,以囊括所有这一切。对于这样一项事业,本人觉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然而,我根据我的同事们对本书所提出的指正和批评,并且利用了一些新的文献和著作,来修订和增补本人原来的论述。

笔者并不抱那种对各个领域和各个时代都求全的奢望,此书仅在于为现今我们所了解的西藏文明提供一个梗概。

《西藏的文明》汉译第三版赘言

法国已故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 1911~1999年)先生的藏学名著《西藏的文明》汉译本,第三版又于冬去春来之际问世了。这首先要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特别是马丽华先生。译著更要感谢多年的老朋友——学术著作出版事业的热心赞助人文群先生。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泼洒了许多心血来编辑校对译稿。此书的汉译本首次出版于1985年,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的漫长岁月了。过去每次出版,译者总会首先送给作者石泰安教授,我们也总会有些学术交流。但这次再版,却事过境迁,译者的心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片悲伤的浮云。石泰安教授于1999年底,与世长辞了,享年88岁,恰享中国人的“米”寿这个吉祥的高龄。译者近20年来,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石泰安先生的藏学名著3部(《西藏的文明》、《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汉藏走廊古部族》)和十多篇藏学论文。

译者在多次赴法访问期间,曾多次赴石泰安教授府上拜访共同切磋学术。在他的小洋楼或公寓房间中,促膝长谈,承蒙他热心接待。在中国学术界,译者也堪称与石泰安先生“交往甚笃”者了。1999年11月,当译者在法国作学术访问时,几次与他联系,其助手都说他身体欠安,待康复后再谋会面。但不久就惊悉石泰安先生溘然辞世。译者匆匆忙忙,夹混在一大批法国的中国学家队伍中,参加了他的葬礼,以送他最后一程。这也算“有缘”与“功德圆满”吧!根据先生生前遗嘱,他被安葬在巴黎著名的风景墓地拉雪兹神父(Père de La chaize)公墓中了。先生的遗体也依据佛教仪轨而被火化。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先生终生念念不忘他辛勤研读一生的藏族文化。先生对中国的炽热情感,至死不衰。

译者深信,如果确有“在天之灵”,那么石泰安先生看到此书的汉译本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也一定会于长空笑逐颜开的。我们衷心祝愿先生仙路常游,常来常往,喜看中华大地的人间春色,纵情欣赏西藏的山河巨变、文化璀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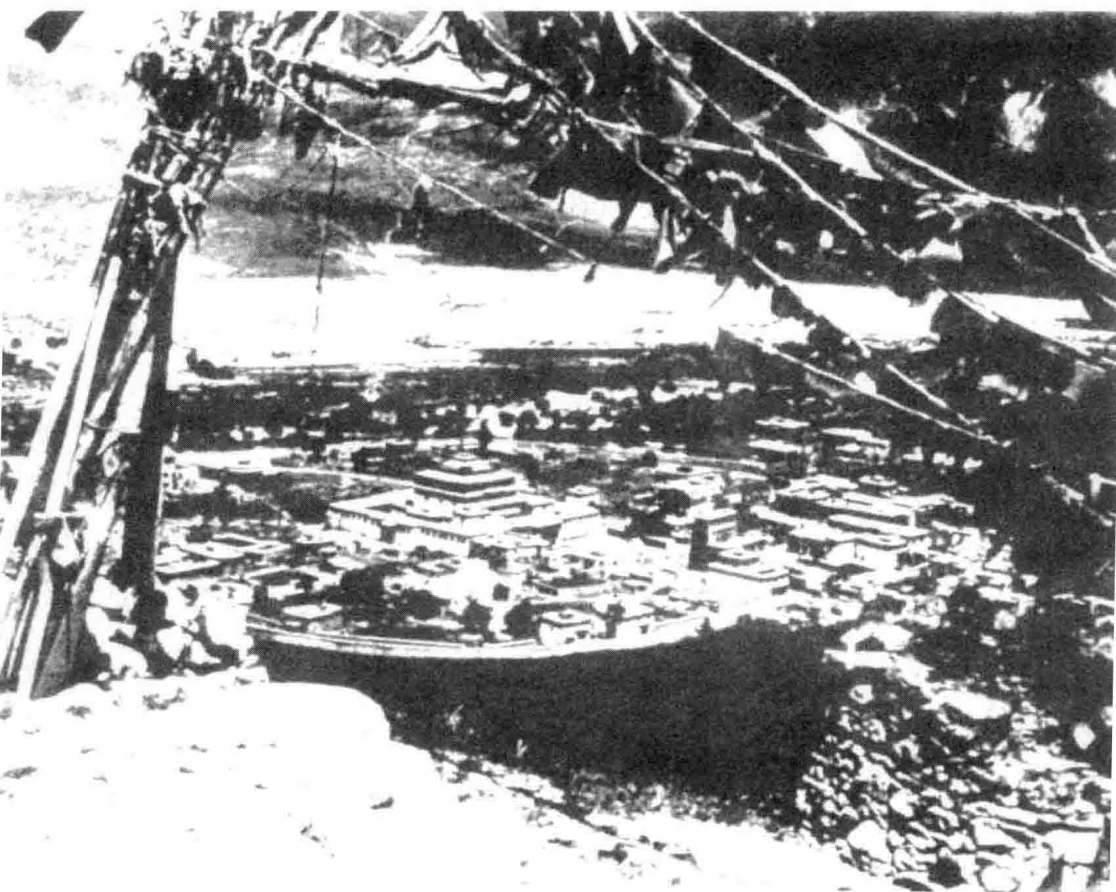
耿昇 识

2004年10月15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962 年第一版序言	(1)
1981 年第二版序言	(1)
《西藏的文明》汉译第三版赘言	(1)
 第一章 地域与居民	(1)
一、地区与风土	(3)
二、居民	(11)
三、西藏人自己的地域观	(21)
 第二章 西藏历史概况	(29)
一、西藏人的历史观	(31)
二、古代王朝	(41)
三、教权的形成	(59)
四、近代	(73)
 第三章 西藏社会	(81)
一、家族	(85)
二、生活方式	(97)
三、权力和财权	(114)
四、教派	(129)
 第四章 西藏的宗教和习俗	(167)
一、喇嘛教	(170)
教理要素	(170)
宗教的修持	(180)

信仰和祖师	(181)
观想静修持和仪轨	(190)
出神入化和假面具	(201)
二、“无名宗教”和传说	(210)
“人间宗教”、歌曲和传说	(211)
誓词和墓葬	(221)
居住区	(224)
一年的节日	(237)
个人的地位	(243)
灵魂和生命	(251)
三、苯教	(255)
吐蕃苯教徒与外来苯教徒	(256)
古代仪轨	(261)
已被同化的苯教	(265)
第五章 文学和艺术	(275)
一、文学	(277)
表现方式	(277)
文学体裁	(281)
古代诗歌	(283)
新的道路	(291)
同化作用	(299)
幻觉见神者、诗、诗人	(308)
哑剧、戏曲和史诗	(312)
二、艺术	(318)
仪轨方面的要求	(318)
风格和形式	(320)
古老的回忆	(327)
跋	(330)
注释	(335)
参考书目	(344)
第2版参考书目	(350)

第一章 地域与居民



桑耶寺、石堆、树、布条和“风马”

作为一种非常明确、文明的持有者,西藏地域的旧址基本划分如下^①:南部是喜马拉雅山麓弯曲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带自西向东依次由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所占据,最后与阿萨姆(印度)、上缅甸和云南的交界处接壤。在西部,这一弧形地带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和巴尔蒂斯坦;再偏北,便蜿蜒到吉尔吉特以及喀喇昆仑山。在北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把西藏与新疆分隔开了,而后者除了一些有人栖身的绿洲之外,便是戈壁大漠。最后是东部,西藏与甘肃走廊接壤,那里是从中国中原到新疆的必经之地,它还包括青海湖地区。再向南紧傍中国西部的山区和汉藏走廊地带,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居住着土著人,其语言与藏语相似。所有的东段地区很久以来就形成了中国的省区(青海和新疆)。从政治角度来讲,西藏也早就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一、地区与风土

西藏的中部地区过去习惯上被称为“蕃”(bod)，“吐蕃”一名即由此而来。中藏位于以源远流长的雅鲁藏布江为中心的地区。此江源头在冈底斯山(其印度名称为 kailasa,藏文名称为 Tise)山麓和玛法木措湖(其印度名称为 Manasarowara,藏文名称为 Mapham),此两地均位于该地区的西端。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奔腾,在迂回了一个大弯之后便流出了西藏界外,朝南向阿萨姆地区咆哮而去,在那里又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此江沿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西部首先是该河两岸的藏地,其主要城市是日喀则和江孜;接着就是首府拉萨所在的卫地。拉萨城屹立在几曲河辽阔肥沃的河谷地,几曲河于南部注入雅鲁藏布江。再向东,到雅鲁藏布江河套一带,又有三个地区,西藏人始终把它们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而一致将之称作达布、工布和娘;因为在雅鲁藏布江南部还有另外两个地区:雅砻和洛札,第一个吐蕃政权就是在那里形成的。这三个地区特别适合于农业生产,并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区别于其他地

^① 石泰安先生所述始终是指历史上的西藏,而与我国西藏自治区的现行管辖范围和行政区划不同。——译者



图1 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的汇合处工布

区。本地人与安多、上缅甸和云南的土著居民们有所交往。

雅鲁藏布江发源地附近,又是其他两条著名大河的源头,它们与雅鲁藏布江反向而流,即先由东向西奔腾,最后又折向南方。这两条河就是印度河和象泉河(苏特里杰河)。它们流过了由阿里三围或“阿里三县”(古格、玛域和普兰)形成的“西藏”和拉达克。拉达克与克什米尔接壤,并且通过巴尔蒂斯坦与吉尔吉特相毗邻。

西藏地区的整个北疆是“北方大平原”(羌塘),这是一个辽阔的高原,界内山脉横亘,尤其在西部还分布着许多咸水湖。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非常荒凉,有一些贫瘠程度不同的牧场。它在东北部首先向柴达木盆地(辽阔的草原和沼泽地)开放,然后又通向安多。安多的这一地区包括西藏的整个东北部,甚至还包括占地辽阔的库库诺尔湖(青海)和黄河(西藏人称之为玛曲河)的上游,其南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在此山脉以南便是康地,它包括西藏的整个东部,并且与四川、云南省相连接。远东地区的一些大江大河从那里

并行自北向南而流,而且以高山峻岭相隔,这些江河在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不同的汉语和藏语名称:萨尔温江、湄公河、金沙江(即流到下游之后的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雅砻江。这片地带分成了许多行政区域,大多数都具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位。我们还必须提到其中的德格和波域或波密。前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后者基本上为一块未知地区,被一片原始森林所覆盖,并与工布相毗邻。包括康地东部的汉藏走廊有数目众多的土著民族栖身,其中许多民族至少从语言方面来讲与藏族人相似。如羌、嘉戎、罗罗和纳西(或摩些),我们所提到的仅是其中最重要者。藏区面积非常辽阔,共有380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于法国领土的7倍。但在这片辽阔无垠的土地上却仅居住着350万到400万人口。众所周知,这里是地球表面上的最高点,号称世界屋脊。住宅经常是修建在海拔3000到4000米处,通道中所穿过的一些山口位于5000米高的地方,而最高的山峰则可达7000至8000米。所以,一般人都认为那里似乎是一个天寒地冻、荒无人烟和难以居住的地区,这种印象必须立即改变。西藏的纬度与阿尔及利亚相同,所以整个地区远不是到处都冰天雪地和荒芜不堪。西藏寒冷和荒凉的名声源出那些探险家们的故事,他们为了对未知地区进行地理测量或者是由于他们未被官方正式批准而进入西藏,所以才取道那些远离居住区的地方。当然,西藏北部的羌塘大部分地区是寂无人烟的荒漠草原,由于横亘千里的高山峻岭而使可居住区的面积大大地减少了,所以商队的羊肠小道被迫穿过那些艰难的山口。有的山脉是东—西走向,它们大都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或拉萨的东北,如念青唐古拉山即属此例。其余的山脉呈成南—北走向,一般都位于西藏东部地区。

但在平原和那些宽窄不同的河谷里,我们会发现一些农田、高山牧场和森林。森林地带过去可能非常辽阔,甚至存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光秃秃的和由于风蚀作用已经变圆的山峰上。例如,在拉萨以北的热振,至今还存在有一些树丛和小片森林。在西藏东南,尤其是在波密,人们甚至还能发现一些真正的原始森林,其年代非常古老,树干异常粗大。

在山区,隆冬既漫长而又艰难,但白天奇妙的阳光又使平原河谷让人完全可以忍受。东部那些纵向山谷还受到阿萨姆和云云南

部季风的影响,在南部的某些山谷,季风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山山口而得以进入。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量较稀少,但那里的农业可以依靠冰雪融水和自冰川流来的小溪。当然,春风威胁着耕地,可能会通过风蚀作用而迅速毁坏它,因为春风会吹走可耕地中最为肥沃的薄土层。农民们通过秋灌来对付这种现象,因为这样一来湿地就会变坚固,尤其是结上冰之后更如此。最后,带有冰雹的暴雨也在威胁着农作物,但村中的巫师们却在那里驱雹。

简单说来,对一切都不要推而广之。由于山谷的走向和条条山脉的重叠,同时也是由于纬度和相对海拔高度,所有这一切就使西藏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气候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这种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界中,同时也表现于在那里休养生息的各民族集团的行为方面。18世纪一位汉族旅行家曾记载了当地一句俗话:“十里不同天”,从而又导致了当地的一句谚语:“一个地区一种音,一个喇嘛一口磬”^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句谚语中如同在民间传说和口语中一样,“山谷”即“lung”也具有“地域”之意。

所以,我们基本上到处均可发现各种不同环境的并存,它赋予了西藏社会一种共同特点:一种双重的形态学既影响了这一社会的不同民族集团,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划定西藏界内一些相同的大地区,那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集团也并非没有任何意义。我只能提出两种类型:有人居住区和无人居住区,后者系指沙漠和群山的峰巅。我们最多不过是在西藏北部(即荒凉高原的边缘)和安多地区发现一条由西至东走向的狭长地带,那里最适宜建立牧场和供游牧民安身。同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另一点,那也并不完全是令人乏味的,即那里的居民既有外来者(尤其是蒙古族人),还有一些现在还可以看出外来血统的藏族人(如霍尔人)。但在其他所有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自然环境并列存在的现象,这些环境既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那里存在有双重形态学,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高山牧场和田园,牧业和农业。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同一个居民集团,则根据季节规律而轮番从事这两种职业。有时候以这两种居住条件为生的又是两个对立居民集团,他们不仅在生活方式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在所属的民族方面

① 按藏语谚语原文是:“一个地区一种方言,一个喇嘛一种教派。”——译者

也截然不同。我将于下文再来阐述这一问题。

在这样迅速地确立了我的研究方向之后，现在我们来欣赏藏区部分典型的地区和风景吧。

首先是那些与其他居住区不同和如同大斑点一样分散的草原。牧人们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居住在毡房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反复迁移。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没有任何树木，只有野草和动物：野牦牛、野驴或野马。驯养牦牛（野牦牛和奶牛的杂交品种）、山羊、绵羊和蒙古小马，以上就是西藏人的全部家庭饲养牲畜。这些动物的分布区主要在萨噶以北，向西一直到库库诺尔湖，向东一直到安多一带。另一片这样的草原地主要位于日乌齐和拉日山地区。这些草原上的惟一植物食物是委陵菜（西藏人叫做蕨麻或人参果），它实际上是一种含淀粉的草根，旱獭在它们的洞穴中大量囤积。猎狩旱獭以食其肉及人参果的现象在诗中曾有长篇记载，其意是隐喻过着一种悲惨的流亡生活。

除此之外，人们还提到少数几个地区的相反情况，那里不从事任何饲养业，而仅以农业为生。这就是位于工布地区的江达、几曲河平原，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孤立的小平原。

这就是说，几乎所有地区的部落都自上而下地分散在河谷山

图2 堆垅河谷的德庆

